

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

佛法修行的目標，就是要度盡一切苦厄，證得生命的實相，活得自在。但「自在」兩字談何容易啊！觀自在菩薩便是藉著「般若」智慧，來觀察這個世間。經過深入的探究後，終於親自見證到：原來我們所執取的身心等五蘊，不過是一種緣起緣滅的現象。於是，在一瞬間打破了「我執」，原來啊！「我」不過是一種誤解，誤以為有個「我」存在，其實呢？從本以來，就不曾有「我」，自然也就無煩惱可斷了。

「般若」是什麼呢？這裡探討經義所用的文字，叫做「文字般若」；經文中觀自在菩薩的修行方法，就是「觀照般若」，由觀而「照」，照見五蘊皆空後，便證入「實相般若」。「實相般若」亦即「生命的實相」。

本段經文，已把心經的要點交代清楚，以下數段，只是為了進一步解釋而已。

「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」

「色」的當下，就是緣起的現象展現，它的本身就是「空」的狀態，離色找不到空；因為，色外無空。

也正因為是「空」——緣起緣滅，才有可能展現出，多彩多姿的宇宙萬象(空不異色)。

同樣的，我們種種的感受——苦、樂、不苦不樂等，也都只是一種緣起緣滅的遊戲；種種的思想、造作及分別等，莫不是當下即空，毫無實體可得，而凡夫誤以為實，便產生種種的執著與煩惱。

所謂「色即是空」等，只是凡夫解釋上的方便，並不是什麼真理，在實相中，是無「色」、「空」、「不空」可得的。悟「空」的人，對於五蘊的香臭、美醜、苦樂、分別皆了然於心，而能不被這些現象所煩惱。例如：當身體受傷時，自然會有「痛」感，但心卻不會起苦惱。這是因為心不著相的緣故。所以，「空」是一種現象，不必玄學化。深入的體會空，能令吾人離於執著。沒有執著，就是解脫。而沒有執著的心，遠離一切戲論，心中常無真理，亦不曾將「空」執為真理。

「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」

萬事萬物(諸法)都是緣起的顯現，本無生滅可言。既然無物可指認，如何能說

某「物」垢淨或增減呢？根本沒有一個可以議論的對象，如何加以價值的判定呢？

換句話說，一切都是緣起緣滅的，在不斷的剎那剎那中，要算哪一個「剎那」是「生」呢？實在難以指出。沒有「生」，當然沒有「滅」了，從本以來，就不曾有一法被「生」出來（「不生不滅」的理論可參究「中論」）。這是從道理上來推論萬法的不生滅。實際上，證悟者心中，根本就不著一相，不會有「生」或「無生」的戲論，只是如實如幻的生活而已。

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、無眼耳舌身意、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、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、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、亦無老死盡。」

在悟空之後的實相境界裡，心中不著一相。無五蘊之相可取，無根塵界等法可得；其實根本就沒有所謂的「無明」，這個東西存在過，更不用去滅除什麼「無明」呀；也沒有「老死」這回事，還需要了脫什麼「生死」嗎？

為何在凡夫眼中，明明有生死，經中卻說沒有呢？這正是解脫聖者與凡夫不同的境界，凡夫所見的生死，聖者看起來根本不是生死。凡夫所謂的生死是指色(身體)而言，而「色即是空」，色既是空，空還有生死嗎？

「無苦集滅道、無智亦無得。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」

「苦集滅道」是為眾生假名立說的，在實相裡並無四諦之法可得，就連菩薩所修的「空智」與「果位」，亦皆是虛幻不實。

總而言之，由於體悟萬法皆不可得，菩薩依此般若畢竟空的智慧，而能心無罣礙，不起任何恐怖的情緒，遠離所有不實的幻想，恢復本來就清淨的涅槃境界。

「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、是大明咒、是無上咒、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，即說咒曰：羯諦羯諦，波羅羯諦·波羅僧羯諦，菩提薩婆訶。」

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三世諸佛，都是依此般若畢竟空的智慧，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，因而我們可以知道，般若畢竟空的智慧，有著不可思議的力量，能解除凡夫的一切煩惱，無異是個無比神奇的大咒。